



钱王刚◎著

# 方以智传

FANG YI ZHI ZHUAN



APG 安徽人民出版社  
ANHU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方以智



钱王刚◎著

APG 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出版集团 ANHU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 蒋越林

装帧设计 钱志刚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以智传/钱王刚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6  
ISBN 978-7-212-03275-3

I. 方… II. 钱… III. 方以智(1611—1671)—传记  
IV. B248.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9228 号

方以智传  
钱王刚 著

---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 编:230071  
发 行 部:0551-3533258 3533292(传真)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瑞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张:15 字数:410 千  
版 次: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3275-3  
定 价:32.80 元  
印 数:00001-03000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

## 序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老一辈著名学者侯外庐先生在其巨著《中国思想通史》中,曾推评方以智为十七世纪“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他还在1962年出版的方以智《东西均》的序言中说:“方以智在明末社会斗争和抗清斗争中,是一个有力的政派领袖;同样,他在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中,也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哲学联盟为特征的学派中坚。他的哲学和王船山的哲学是同时代的大旗,是中国十七世纪时代精神的重要的侧面。”在二十世纪60年代初哲学界正在批判方以智《东西均》中“合二为一”论的思潮中,能有如此公允的评论,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不仅要有对方以智其人的深刻认识,更要有一个学者的学术道德和勇气。

可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史学界在论及明末清初这一社会变革时期的学术思潮时,却惯于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作为思潮的代表人物,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方以智。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无非两条:一是方以智的百余万字的著作多数未刊,刊出的又多遭禁毁;而晚年所著,因杂有禅语难得其解。二是囿于乾嘉汉学一派的偏见,他们既否定了方以智前期的《通雅》;又贬抑了其中期的《物理小识》;又排斥了晚年的《炮庄》和易著。甚至连同他的名字一并被《清史稿》归入《隐逸传》。这自然是不公平的。

方以智与顾、黄、王都有交游，同为那个特定时代的佼佼者。若论其在同代思想史上的地位，虽各有所专，难分轻重，然而以特点来看，方氏的“质测通几”之学以及对西学的辩证态度，当是超过顾、黄、王之上而无可争议。冒怀辛先生说：“他（方以智）在哲学上尤其是在辩证法上的贡献以及学术文化上的成就，在一定角度反映出当时时代的特色，与顾、黄、王等杰出人物并峙而毫无逊色。在这方面，三百年来他被湮没而没有充分和如实地被肯定。”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是近代二十余年开始被发现的”（《方以智的生平与学术贡献》，载《通雅》上）。就我国的研究而言，1998年，继余英时先生的《方以智晚节考》（1972）、任道斌的《方以智年谱》（1983）、台湾张永堂的《方以智》（1986）、蒋国保的《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1987）、台湾刘君灿的《方以智》（1988）之后，我出版了《方以智评传》。原本想效法方以智“学以收其所集之智”、“折衷烹炮”，力争比较完善地反映出一个真实的方以智，现在看来，没有能够如愿。一是方以智的晚期著作，特别是他的禅易哲学，会通了儒、释、道三家之学，涉及天人性命范畴，表现了极高的智慧，是他通几之学的极致，而《评传》没有能深刻剖析；二是对方以智逃禅后的行迹没有能深入考察，难免结论失当。前人谓“知人论学”，《评传》在这方面是存在不足的。

好在钱王刚先生的新著《方以智传》着重对方以智的生平事迹进行了深入地考查与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面的方以智形象。是书共分二十六章，从“降诞浮渡”到“身后风波”，将其所生活的一个甲子的时代风云以及其在风云中的坎坷行迹和心路历程作了全面地形象地描述。颇有创新之见和会心之论，给人启迪良多。依笔者看，本书的特色在于两点：其一是作者采用了形象思维的方法，赋予了一



个有血肉灵性的方以智。全书以孝子忠臣作为主线,力图揭示出处于明末清初社会裂变中的方以智孝亲忠君思想的养成与发展的全过程。作者尤其强调了家庭教育,包括祖父、父亲、外公、姑母的言传身教对以智忠孝思想养成的决定性作用。明季以来,一方面是封建经济内部,正孕育着一种新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萌芽;另一方面则是西学东渐的规模日涨,正在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而少年时代便随父宦游,以后一直处在社会变革前沿的方以智,却能始终保持孝子忠臣的传统人格,充分体现传统儒家文化通过“家教师传”在方以智身上打下的深刻烙印。其二是作者循着这条思路,推断方以智之死是全忠臣之名节而自沉于惶恐滩,从而维护了以余英时先生为代表的“自裁”说。

关于方以智的直接死因,研究方以智的学者中有两说。一说以为,方以智是在押赴岭南舟中,“疽发于背”,野死万安,如冒怀辛、任道斌、蒋国保先生都持此说。我在《方以智评传》中据现存史料也判断方氏是由于背部痛疽而导致不治。又一说则认为,方以智是在押赴岭南途中于惶恐滩“自沉,完节以终”,如余英时、林庆彰、刘君灿诸先生都持此说。不过,余英时先生毕竟留有余地:“密之晚节甚晦,而死节事尤晦。然晚节尚多可考,死节则可据以考证之资料益少,不能不略加推测。故此篇(《方以智晚节考之四〈死节考〉》)所言不能如第一、第二篇之确。但综合各方面记载以观,窃谓余所得之结论当于事实相去不远也。”对方氏之死节,尽管余先生还有续考,然终究考无确据。本书作者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了艰苦的努力。

按照作者的思路:必孝子而后忠臣。当甲申之变,他逃生南归是为留有用之身,兴兵北伐;二十年前他有所托而逃禅,是情系白发,心

志未了。还家以后,又由于避世而不得已于南京天界圆具,闭关高座寺。不巧前来探望的师友钱澄之告诉了他父亲当年战场失机问大辟得以不死原委,当以智听到崇祯帝感叹“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时,即“伏地通哭失声,向北九叩头谢恩”,从而在他心里种下了以死报效先皇的种子。1655年8月,以智的父亲病逝,他破关奔丧庐墓三年尽孝以后,便四出云游,秘密组织各地抗清力量,因事机失密而被仇家告发,以致全家罹难,故而有被逮押解岭南之事,进而有押赴岭南途中,效法文天祥自沉完节,以尽以死报效先皇的心愿之事。方以智由不死到待死,再到赴死,一切都在逻辑的发展变化之中。为了证实这个逻辑的合理性,作者不仅吸取了余英时对方氏“病背”说的考据诠释,而且还从多处诗文中找来了一些方氏自沉的补充论据。对于方以智自沉而被公布为病死的原因,作者也作了合乎逻辑的诠释。似乎唯有“自沉”,才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的结果,才符合方氏本人的秉性;唯有说成是“病死”,才能拯救方氏家属,并保住地方官差的官阶俸禄。当然,这也只能是逻辑。一个要动用民力于水中打捞自沉的钦犯尸体的惊天大事,居然能遮掩起来,这在逻辑上也有悖理之处。所以方以智的死因仍有探讨、发掘的空间。

本书还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对方以智的出生地和里籍作了更为具体的论证,论定方以智当属今之枞阳县浮山人氏。其二,对方以智与民间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的关系,作者提出了两点新颖的见解。第一点是天地会成立的时间本应是康熙甲寅年(1674),其时方以智已去世两年有余。但作者为了消除时间上的障碍,提出了天地会的前身名“三点会”,而方以智则是其创始人,故方以智“是天地会的实际领导者和精神领袖”的观点。其实这一见解与论证不无合理

之处,只是作为反清复明组织的天地会事实还有待深入研究,从而揭示其真相。第二点是对圆“∴”(三点)的训释别开生面。作者既认为《东西均》一书之名“含有复明之意”,进而又认为其《三征》一篇之“∴说”是指阴阳、日、月,“东西均”即是复明。而且把它与天地会之崇三联系起来,断言“三点会名称早于天地会之名”。如此,则《东西均》更主要的是一本反清复明的政治书。这些见解虽一时难被人们认同,但毕竟此说发前人之所未发,宜当引起重视。庞朴先生在其《东西均注释》的序言中说:“方以智的两部哲说著作(按指《东西均》和《易馀》)碍于政治原因而未能广被……它们的政治要害,唯一出在署名中所隐含着的民族气节上。”此所谓“民族气节”,是指两书篇末署名都是用讖、偈一样的隐语。据庞朴先生解玄:《东西均》署款是“明人方以智壬辰年(1652)记于庐山五老峰”;《易馀》署款是“大明方以智□□生于辛亥年(1611),已过四十岁”。署款表明,方以智一直以明人自居,一直奉明朝正朔。但仅仅如此吗?如果纯粹是谈哲学,又何必为表明立场而隐其姓名呢?事实上细读一下《东西均·开章》、《东西均记》,就知道问题并不简单,内中如“日下狼祸”,“三更日出……此即万世旦暮之霹雳也”等语,盖皆有所指而言。方以智好作隐语、禅语,时人早有定论,然皆不得已而为之。探蹟索隐,看来十分必要。

当我读完本书原稿以后,一个鲜明的感觉就是:这本书把对方以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方以智是我国明末清初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造就的特殊人物。他的奇特而坎坷的经历,他的玩世与经世、遁世与入世,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从他的学品与人品而看其在思想史上被赋予的地位,显然是有失公正的。对他的



研究还有待于继续深入。对个别史不足证的问题,我以为尽可以见仁见智,开出几朵不同颜色的花儿,以繁荣我们的思想史园地。钱王刚先生的《方以智传》无疑也是这块园地上的一朵新花。是故乐于应嘱而为之序。

罗 焯

丁亥戊子之交

于美云居

---

---

## 目 录

序	( 1 )
第一章 降诞浮渡	( 1 )
第二章 童真志趣	( 16 )
第三章 家教师传	( 28 )
第四章 同学少年	( 43 )
第五章 天下狂生	( 58 )
第六章 游历东南	( 75 )
第七章 主盟复社	( 92 )
第八章 流寓南京	( 105 )
第九章 感时不遇	( 117 )
第十章 秦淮彷徨	( 135 )
第十一章 踏上仕途	( 149 )
第十二章 且去著述	( 167 )
第十三章 甲申之变	( 181 )
第十四章 阉党迫害	( 201 )
第十五章 流离岭南	( 222 )
第十六章 漂泊三萍	( 238 )
第十七章 十辞入阁	( 256 )

---

第十八章 袍帽与刀·····	(278)
第十九章 哲人沉思·····	(298)
等二十章 忠臣孝子·····	(315)
第二十一章 秘游江西·····	(335)
第二十二章 活动四方·····	(348)
第二十三章 青原风骚·····	(366)
第二十四章 归去来兮·····	(383)
第二十五章 惶恐殉难·····	(399)
第二十六章 身后风波·····	(412)
附录一 “粤难”索隐·····	(426)
附录二 方以智与天地会·····	(450)
方以智著作目录·····	(466)
后 记·····	(468)

---

---

## 第一章 降 诞 浮 渡

滚滚长江，万里奔腾入海，身后留下了无限壮观美丽的山川风物。

乘舟由下游的滨江古城安庆沿北岸顺流而下，不久便进入桐城江段。这一带江面宽阔，水势舒缓，波平浪静。在晴朗的天气里，于舟中眺望岸野，数十里外有座山可清晰落入眼帘。那山高不一里，广袤不二三里，若无奇状，不经意间你会忽视而过，略无印象；只有知情者，才会因仅得浮掠一瞥，不能亲临登览而甚感遗憾——原来，那远观貌若无奇之山，实则大有名头，乃是古皖地与黄山、天柱、九华、琅琊齐名的五大名山之一的浮山。

浮山去桐城县治之东九十里<sup>①</sup>，只西面接陆，余皆为河湖之水所环绕。登山而望，嵯峨空虚之山体，犹如浮泊之巨舟，几欲乘风而去，故得名浮山，又曰浮渡山。昔日白乐天困于江州时，尝兴游此山，登缥缈峰而咏：“登临一望水滔滔，还被蓬莱压巨鳌。细认江流分笠泽，界寻烟树辨毫毛。”正道出了浮山山水相浮之观感。然浮山之胜远非如此，它更以奇峰、怪石、巉岩、幽洞而擅其名。

浮山乃远古时火山喷发所遗，其外观虽无高峻雄伟之姿，但攀临深入却见奇峰叠现，入目皆是怪石突岩，足履处更见无数的洞穴空幻幽邃，山体若虚；而峰前岩下幽谷中，溪回涧曲，古树修篁遍掩其间。朝乾夕照里，满山奇丽幽幻，苍绀紫碧，气象万千，使人陶然如置仙府灵山，大有虚幻飘逸出尘之感，是以浮山不仅有海上蓬莱之美誉，亦

---

① 浮山在今安徽省枞阳县浮山乡境内。

有山之隐者之雅称。

浮山玲珑纤巧奇丽秀美如此，故其虽远都市而处偏僻，但仍引得游人不断，更为文人雅士所激赏。自唐以降，前来探奇览胜留有诗文碑刻可考者便有孟郊、白居易、吕岩、王安石、欧阳修、范仲淹、富弼、黄庭坚、赵孟頫等众多名士。谢灵运、李白以未能之游而为憾，近人王守仁亦诗以述慕：“见说浮山胜，心与浮山期。三十六岩内，任选一岩栖。”又有雷鲤、袁宗道、钟惺诸文人或栖身浮山学道修性，或徘徊于此流连忘返，皆留有佳事趣闻。正因浮山与文人骚客如此亲密，故后人有了“山水形胜地，文人争霸处”之感叹。

然浮山却非是文人们的“独乐园”。俗谓天下名山僧占多，早在南陈太建年间，有僧人智恺便看中了浮山的奇丽脱俗而住锡建寺，开浮山佛教之始，其后来南渡创立天台宗，影响日大，浮山遂成为祖庭之地。唐代会昌之难，浮山佛寺也受波及，以致栋宇颓弛，释子无似。及至入宋，洞宗第七代传人远禄禅师受命住持浮山，欲兴曹洞之教。这位禅师玄修高深，以致名声渐起而慕者渐多，于中便生出一段佳话来，也因之而使浮山禅佛教其后影响日趋增大。

原来滁州知州欧阳修本是诋禅之人，一日偶闻远禄奇逸，遂趋浮山而欲看其究竟。他径造其室，远禄也如平常一样地接待，并未有何奇异言语相示。欧阳修不免轻之，遂自与同伴对弈，禅师也即坐其旁观看。欧阳修下棋是伪，意在借机以窘远禄，见远禄观棋，即收局请禅师因棋说法，欲看和尚能扯个什么玄理出来。

远禄知其刁难之意，即令挝鼓升座，开示曰：“若论此事，如两家着棋相似。何谓也？敌手知音，当机不让，若是缀五饶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棋。只解闭门作活，不能夺角冲关，哽节与虎口齐张，局破徒劳绰干。所以道肥边易得，瘦腹难求，思行则往往失粘心粗，而时时头撞。咄！尔休夸国手，漫说神仙，赢局输筹不问，且道黑白未分前，一着落在何处？”

众人皆无以对。远禄复叹道：“从来十九路，迷悟多少人！”

欧阳修不意和尚因弈说出这般深刻启胶破执之理来，不由大是

嘉叹。对伴随而来的僚属道：“吾向疑禅语为虚诞之言，今见此老机缘，非悟明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由是改变了对禅宗的认识。

他此后常来浮山问法，后来入朝为参政知事，也常与人说起因棋说法的故事，极是称道远禄之禅修。又因范仲淹、王安石等名士大僚也重远禄而推崇浮山禅教，以致浮山道场渐扬名于天下佛林，远禄更被朝廷赐号圆鉴大师。随着影响的扩大，浮山寺院门庭也日益开拓，成为规模恢宏的十方丛林。至元明两代，虽几经兴衰却终得完福地而领袖香台。所谓名山胜场相得益彰，浮山佛教之盛，使浮山之名更远播海内。

某年某日，有一精风鉴堪舆者来游浮山。其仔细相看形势后，大是激动，对同伴称道：“此山南北绵迭，体质空灵，形如蛟潜，乘气得水，生机勃勃，吾观势喝形，断此地早晚必育诞一旷代奇人也！”此语流传开去，人有信的也有不信的，时日久了，也便为人们所淡忘……

寒暑推移，时光如水流逝。

大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辛亥季秋，一座占地甚广，楼堂轩阁建筑颇有气派规模的庄园府第，在浮山西面的丹丘、墨历岩下的旷处落成。因其依山傍水，故庄园主人便给这新府宅起了个既符情景又颇有雅意的名字：在陆山庄。但附近的乡人呼不来这文绉绉的名儿，只称它是“御史第”：因为庄园的主人现做着朝廷监察御史的官。

这御史姓方，名大镇，字君静，号鲁岳。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大名府推官，以能平反冤狱而被擢为江西道监察御史，后巡盐浙江。方御史虽入仕有年，但因是家中长子，又性极孝友，故一直仍与父母诸弟融融而居于浮山西北面的白沙岭下，并未分宅单过。年来他因病乞归休养，因感府中人口渐增颇为拥噪不便，又为儿女们计，这才在旧宅以西不过里许的地方另建府第。虽然如此，新第启居以后他也只是命儿女们搬了过去，自己与妻妾数人仍住旧宅宁澹居中，敬侍年事已迈的父母。

秋阑冬至，不觉间月余时间过去，已是北风渐凄、虫兽潜伏之寒

冷季节。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里，已有一段时间未至在陆山庄的方御史却冒着寒风冷雨与妻子姚氏孺人一道去了山庄，例外住了下来。原来，他们的儿媳怀胎十月，算来将在这两日就要临盆生产了。

御史膝下有儿女四人，长次皆女，只有一个独子名孔炤，字潜夫，号仁植，时年二十一岁，是个学行兼优英特不群的诸生，其妻室是附近麻溪吴氏、曾官翰林院编修的吴应宾次女吴令仪，成婚两年始有身孕。因是一脉单传，御史夫妇对媳妇怀孕格外重视，除了嘱咐家中仔细照料孕妇饮食起居，姚孺人还将自己的贴身使女给儿子做了侍室，不让他打扰媳妇，好使其静心养胎。可以说吴氏自有身孕起，便得到了阖府上下极认真的照顾，如今将临产，那自是全家第一等的大事，虽然一切都早有准备，接生的稳婆也于前两日住进了山庄，可关切殷殷的御史夫妇还是不放心，恐有何闪失赶了过来照看。山庄的气氛也因之于兴奋中略透着些紧张。

十月二十六日，一个男婴在其亲人们的热切期盼中，降诞在在陆山庄的黻佩园中[至今尚有认为方以智是今桐城人的错误存在，那是因为或不知历史上的桐城县今已分为桐城市和枞阳县，或受以前考证之误的影响所致。前有学者因史籍几乎没有明载的缘故，在考证方以智的出生地时，以求其时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的居住之处来推断方以智的出生地，这路子本来没错（因为这时方以智的父亲作为独子且尚未出仕，自然与其父住在一处），奈何其未注意或未见到一些关键资料，知此不知彼，结果便转岔了方向，以方大镇其时未另建府第而住于父亲方学渐宅的“宁澹居”，而方学渐又一直住在今属桐城市的北沙岭，推断方以智出生于桐城白沙岭方学渐宅的“宁澹居”，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考证结论。这个错误的形成，问题出在两个关键的地方：一是考证者认为当方以智出生时方大镇尚未构建自己的府第，浮山脚下的此藏轩是后来方大镇辞官归隐时才建筑。这与事实不符。方以智在《浮渡山报亲庵说》中有记：“万历辛亥，我外祖吴观我太史重兴之。我祖廷尉公建‘在陆山庄’，即墨历、掌岩之西麓也。天启甲子使蜀，珞炤正炽，篋得‘同人于野’因题海岛天门之中洞为‘野同岩’，在陆之中堂曰‘此藏轩’，将老焉。”这里交代很清楚：此藏轩者非是单独建筑，更非是方大镇辞官时才建，它不过是在陆山庄之中堂的后来所题之名，而据方以智此文叙述的语气语意，在陆山庄正建于万历辛亥即方以智出生之年。一直与父母住在一起的方大镇此时所以建在陆山庄，如作者在传记中分析的那样很可能是因为府中人口增加居住拥挤不便为儿女们计而考虑的（其中恐怕为儿子已成婚将要添丁而考虑的可能性更大）。若然，在陆山庄很可能是方大镇于戊申年假归的次年即方以智出生前头年便已开始建筑，而于辛亥建成以付用（方以智后来追忆笼统说成是



辛亥年),如此则方以智出生于在陆山庄便属无疑(传记此章之述便本于上)。但是,也可能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方以智诞生前,在陆山庄尚未建成,甚至也有可能是在陆山庄之建,是在家中添了增口以后方大镇才考虑的,它并不是建于辛亥年(方以智上文点明时间后紧接言谓其外祖,然后方言祖父云云,不能确断),而是下年或更迟一些。若然,方以智又出生在哪里呢?是否如先前考证者所言因其祖父方大镇一直随父居住而降诞于桐城白沙岭呢?否也,这是其考证第二个错误处:方大镇侍父同居固未有错,但其父居所却非是桐城白沙岭旧宅也。事实是方学渐年轻时成婚后不久,即因怜其兄贫穷“割宅而居,割畚田为膳”,将房屋及妻家陪嫁田亩统统留给了兄长,而携家眷离开。当时因为岳家无子,似乎依之短居了一段,不久便移家于浮山。他为何定居浮山呢?其在《浮山赋》中交代了原因:“方生性癖云山,结巢依麓,秋飏春煦,蹶屣孤登,旷瞩怡怀”,“白沙岭之卜筑,阳明亦欲选奇,则有道之振铎,树兹土之鸿仪”,可见一是喜爱浮山景色宜人,二是欲藉浮山优美环境以振儒教,且文中点明他的新居便卜筑于浮山西北的白沙岭(桐城方家旧宅所在地亦称白沙岭,或为巧合,或正以浮山白沙岭之名而称谓旧地之故,体现了方学渐兄弟连理亲情)并以王阳明也神往浮山而为自己的卜居感到自豪。从此他先后在浮山枞阳授教讲学,办桐川会馆,生活及活动中心主要在文化相对发达繁盛的今枞阳一带,直至晚年仍如是,他在方以智出生那年冬天所著的《东游纪》中尚称自己“缩缩然稿于桐川”,可见他自移家浮山之后至此并没有再回桐城旧地安居,甚至死后也葬于枞阳莲花湖畔。不仅他自己以今枞阳一带为生活活动的中心,他的儿孙们也多与东乡南乡(今属枞阳县)姚、吴、左、何等一些望姓联姻而生活繁衍于斯,方大镇在浮山建在陆山庄便是证明。这种种情形下,不谓史料无证,即事实上也不可能出现方学渐晚年复再迁回桐城旧居去住的情况。所以,若方以智出生时在陆山庄未建或未建成,则必诞于其曾祖浮山白沙岭下的宅所,而决非今日桐城白沙岭,这从方以智后来回忆他幼时祖父常携他在在陆山庄后面的墨历岩下读书也可得证明,故方以智乃今枞阳县浮山人明矣断矣。]。他的母亲,那刚刚摆脱巨大阵痛的年轻产妇,听见了婴儿响亮的啼声和稳婆兴奋恭喜的话语,方欣慰叹息着倦然睡去。一直守候在一旁的姚孺人怀抱刚诞的孙子,看着那粉红的嫩脸儿,不禁心花怒放,一叠声吩咐丫环快去给老爷少爷报讯。旁边的女儿们也欢喜地给母亲道喜。

消息传至前院中堂,御史不由额手称庆,笑逐颜开。已过天命之年的他,一直为男丁不旺独子承嗣隐有憾忧,他在心中对这个孙儿已是想盼得很久了,如今他终于可以释怀无忧了——这个孙子的出生,带来了家族繁衍兴旺的希望,让他兴奋欣慰无已。相比之下,那才做了父亲的年轻秀才方孔炤虽然觉着幸福,倒还平静些,但他虽不能完全体会得父亲的心情,见父亲高兴慰怀如此,自也满心欢喜。

打这一天起，在一种欢乐喜庆的气氛中，在陆山庄的生活基本上是围绕着那襁褓中的“小公子”而展开，一直到婴儿满月。

新生儿满月，亲友来贺，并给小儿举行很隆重的洗儿会，这是自南宋时便流传下来的风俗，一般的官宦与大户人家都很注重讲究。方家因为新生儿于这个家庭的特殊意义，更是早早地就筹划准备。方御史虽向来持家节俭，此时却也吩咐儿子和管家要遵俗办热闹一些。

到了这日，一大早，山庄里的人便开始忙碌起来。却巧天公也作美，连日阴雨此时却晴了，出了太阳，给人以温暖的感觉。辰牌以后，远近的亲友带着贺礼络绎来到。本地的大姓施氏、吴氏和谢氏等大户殷实人家亦来恭贺。山庄内，笑语喧哗不断。不少宾客尚是第一次至山庄，不免趁机四处浏览观赏：

这山庄分为前中后三部分：前面打大门进去，花树夹杂的石子路径不远，是主人知客议事的小轩及花房守值等处所；曲廊往后则是宽敞的中堂，两厢为仆佣房舍；中堂后的中间部分，是稽古堂书房、庚月亭、荷池花园。穿过花圃，由一月洞门进入，里面有参差建筑的黻佩园、纫兰阁、清芳阁等，是主人居住的后院。整体上看，山庄建筑虽非如何华丽，却齐整而雅致，显透着主人的身份与情致。这样的府第新成，又继以添丁得后，也可谓是双喜临门，让人不由得羡慕。

冬日渐渐升高，随着宾客的增多，山庄益显热闹。约莫巳时，山庄的少主人方孔炤极恭敬地陪着一位白须飘飘年过七旬的清癯老人入得庄来，到了客人聚集的中堂。满厅的来客见了这老人，纷纷致礼问候，说一些“祚胤繁昌，瓜瓞绵绵”之类的恭贺之语，态度十分敬重。原来这老人乃方府的太翁，方御史之父方学渐。老人一边与众人招呼寒暄，一边拉着另一位老者笑呵呵入座，那老者即是御史的岳父姚希颜，也是邑中的宿儒。太翁坐下，家族中的子弟家人便挨次上前叩拜问安，郑重不苟，如同年节一般。这原是方家的家规如此，但在座的亲友宾客却触景感慨，对这位光大方氏家门深孚名望的老人各自在心中产生很深的敬意……